

中 央 电 视 台 黄 金 强 档 推 出



聚点追捕

◎ 王仲刚 著

由同名电视剧改编的长篇小说

JINJIZHUIBU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获奖剧目

取材于震惊中外的铁路公安打击“东北虎”的“5.10”大案

著名影星陈宝国、张国立、孙淳、赵小锐等联袂主演

著名导演何群执导

珠 海 出 版 社



紧急追捕

JINJIZHUIBU

王仲刚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紧急追捕/王仲刚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 11

ISBN7 - 80689 - 165 - X

I. 紧…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068 号

紧急追捕

王仲刚 著

责任编辑: 靳 红

终 审: 罗立群

装帧设计: 刘海啸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0756 - 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2

邮 购: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 0756 - 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2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

E - mail: zhCBS@zhCBS.com

网 址: www.zhCBS.com

印 刷: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8.5 插页: 4 字 数: 19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689 - 165 - X/I · 465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历史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世纪之交的那段日子里，中国的铁路上空曾经笼罩着一团乌云。人们谈车色变，坐火车不是被偷被抢，就是遭到洗劫，甚至连火车上的乘警也被车匪劫持。警察尚且如此，普通的旅客、普通的老百姓又会怎样？

火车好坐，郑州难过！

火车好坐，长沙难过！

火车好坐，衡阳难过！

火车好坐，鹰潭难过！

火车好坐，西安难过！

火车好坐，蚌埠难过！

……

难过难过，到处都难过！

严重的铁路治安问题一度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严厉打击破坏铁路治安的犯罪分子》。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多次做出批示，要求严厉打击犯罪，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此，国家公安部、铁道部从全国抽调精兵强将汇集郑州，展开了一年又三个月的“5·10 特别行动”，对流窜犯实施毁灭性打击。

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铁路史上打击流窜犯罪的一次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专案行动，七十多名流窜惯盗、亡命车匪被绳之以法，其中十七名罪大恶极者被依法处以极刑，人民扬眉吐气了！

作为这个专案的前线总指挥，我亲历了这场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战役。今天，我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从一个侧面呈现给大家，这个侧面就是警察与匪徒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其他的，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包括我为此付出的代价，这里不想再提起。

如果你用文学的眼光去读这部作品，我告诉你，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由中央电视台投资拍摄并在中央电视台黄金强档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紧急追捕》里，陈宝国演的就是我，张国立扮演的就是江洋大盗、反一号人物俞森。

如果你从纪实的角度去读这部作品，我提醒你，这是小说，不是纪实，也不是报告文学。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

信不信由你！

王仲刚

2003年12月3日

唐大妈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那毫无血色的手暴满了青筋。老人极力攥住纪刚的手始终不肯松开，就这样攥了足足十分钟。

唐大妈是昨天晚上得知儿子的噩耗的，本来正在做晚饭的她突然就倒在了面案旁。

唐力在火车上遭到抢劫被歹徒刺死的消息，是唐力的得力助手、黄河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助理马明阳亲口告诉她的。马明阳与唐力虽然是雇员与老板的关系，但是他们两个好得就像亲兄弟。

马明阳是前年从郑州大学工学院土木建筑系本科毕业的，毕业快两年了，一直找不到工作。去年年底，马明阳斗胆地来到黄河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应聘，没想到被总经理唐力一眼看中。唐力把马明阳当作自己的亲兄弟，除了每月给他开两千块钱的工资外，还给他安排了一间住房。不久，马明阳的母亲又认唐力为干儿子。

4月22日，唐力带着马明阳登上北京开往广州的T1301次列车，他们准备去珠海考查正在修建的珠港澳跨海大桥，商谈买断珠海到澳门段桥体外广告代理事宜。没想到从郑州开车后不久，就有人把黑手伸向了唐力头下枕着的那只密码箱。

唐力突然惊醒，三个彪形大汉站在面前，他的密码箱已经拎在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家伙手上。唐力刚张嘴问了一声干什么，就被这个彪汉捂上了嘴。他拼了全身力气和彪汉厮打起来。身体羸弱的唐力哪里是对手，没几个回合唐力就不行

了，可他还死死地抱着彪汉的腿，没想到这个家伙回手给了他一刀，“去你妈的！”

就这一下子，唐力躺在了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这不堪回首的一幕已经让马明阳这个七尺男儿泣不成声了。纪刚好几次让他坐下来，让他冷静一点，但他坚持不坐，站在那里，站在唐大妈的床头叙说。

纪刚问：“这个时候你在哪里？”

马明阳哭得更痛了，“这三个家伙肯定是早就盯上我们了，他们是趁我去厕所的功夫下的毒手。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三个人很慌张地和我擦肩而过，其中一个人提着密码箱。当时我虽然感觉到蹊跷，但是没有太在意。等到我看见唐总经理倒在血泊中，指着凶犯逃跑的方向咽了气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三个人就是凶手。”

“他们的模样你看清楚了吗？”

马明阳擦了擦眼泪回答道：“这两天我都在回忆。那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大个儿，比较壮，其中有一个好像还戴一个大耳环。”

纪刚紧锁着眉头，“哦，还戴个大耳环？”

“我当时恍恍惚惚看得不清楚，但是当时有个旅客看到了，确实戴着大耳环，像个小孩儿的银手镯那么大。”

纪刚接着问：“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那个人个子小一些。”马明阳答，“是的，好像有点贼眉鼠眼。对面铺上的那个旅客说他长着扫帚眉。”

纪刚扭头对身边正在做记录的随身人员小郭说：“把这些都记清楚。”

小郭穿一身警服，虽然不失警察的英武，但仍旧掩盖不住她那林黛玉似的神情和体态。刚才听到马明阳叙述的时候

她早已是泪水涟涟了，她一边记录一边抹着眼泪。

对马明阳的案情访问结束了。纪刚俯在唐大妈的耳边，轻声地劝慰道：“唐大妈，你不要太难过，一定要挺住。你一定要想开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唐力兄弟去了，但是还有马明阳，还有我们。我会常来看你的。”

老人的嘴里极力地想表述一个完整的意思，但是纪刚一直听不明白。还是女孩子心细，小郭翻译道：“你看她的手，一直是抓东西的样子，她嘴里好像说的是‘抓’。”纪刚双手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唐大妈，你放心，我一定把他们抓住。”纪刚作了一个砍头的动作，“一定让他们偿还血债！”

老人的眼睛闭上了，不一会儿，她一直攥着纪刚那只没有松开的手也突然松开了。

纪刚一看不好，急忙呼喊道：“大妈，唐大妈！”

唐大妈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一直强忍着泪水的纪刚，此刻再也忍不住了，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

他站起来，面对唐大妈庄严地行了个举手礼。

回公安局的路上，纪刚和小郭一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沉浸在对犯罪分子的愤恨之中。虽然当了二十一年的警察，练就了纪刚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始终铭记着雷锋同志的一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二十一年来，无数个犯罪分子被他送上法庭，送上断头台。打击犯罪分子，惩治犯罪，这一点他从没有含糊过，但是，他最怕见到这样一些些案件的受害人：

丢了钱包的农民

被强奸的少女

遭到抢劫的学生

被犯罪分子杀死的那些受害人的亲属

……

看到他们那伤心的样子，那惨痛的现状，他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好多天情绪都转不过来。

今天更是这个样子，小郭提醒他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问他想吃什么，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不想回答，直到小郭问了第三遍，他一下子恼了，冲着小郭大叫一声：“不吃，不吃，我跟你说不吃！要吃你去吃！”他拉开车门，还没等小郭把车停下来，他就跳下了车，回手“叭”地关上了门。

小郭委屈极了，她把车停到路边趴到方向盘上哭起来。她不怪纪刚，她的顶头上司、她的支队长。实际上，她和纪支队长的心情完全一样，她根本也吃不进去饭，她没有一点儿饿的感觉。她知道支队长整天忙得很，常常几十个小时不睡觉，饥一顿饱一顿，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关心支队长的身体。

没想到支队长对她大吼大叫，但是她一点也不生气。她抬起头看见支队长的身影已经远去。往前走几百米再往右一拐，就是中南铁路公安局了。她急忙挂上档，一加油门追了上去。

纪刚实际上有点儿后悔，他在人行道上走着，边走边这么想：人家小郭也是好心好意，是关心自己，自己怎么能冲她发这么大的火呢？想着想着，不由得就放慢了脚步。前面就是单位的大门了，中南铁道公安局的大牌子已经依稀可见，但是纪刚没有直接走进去。他想他应当回到车上，和小郭一起，找个地方吃点儿饭。下午2点半钟，他必须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专项斗争的电视电话

会议。

是啊，是该狠狠打击了，是该狠狠整治一下了。

唐大妈手上的余温还在，这余温让他感到了当警察的责任，让他想到了一个月前刚刚发生的“3·20”挟持绑架乘警、抢走乘警枪支的案件。

一个月前，八个匪徒在车上盗窃旅客建棋和美榕这对夫妻的钱财时被发现，当他们向犯罪分子索要时，匪徒竟抽出大砍刀威胁他们。身怀六甲的美榕毫无畏惧，与犯罪分子评理。乘警闻讯赶来制止犯罪，匪徒挟持了美榕与警察对抗，后来竟丧心病狂地把美榕推下飞驰的列车。两名乘警寡不敌众，一名负伤，一名被犯罪分子按倒在地，铐在了茶几下，抢走了枪支！这叫什么事儿！

这还了得！

太丢人了！保卫旅客安全的列车乘警连自己的安全都没有保住！

铁路警察的耻辱！

作为中南铁路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支队长的纪刚，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自己肩上的担子这么沉重。发生这个案件的时候，纪刚正在西安参加工作组，他要求返回郑州参加这起案件的侦破，但是领导认为工作组比破这个案件更重要，领导认为下边的工作上不去，只要一派工作组就解决问题了，只要把机关干部撵下去，似乎所有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纪刚只有呆在外地，去走马观花地检查工作，去干那些不该他这个刑警队长干的不务正业的工作。

“3·20”案件抽调了八个刑侦民警侦破，案件搞到第二十三天，没有查到任何头绪，侦破案件的侦查员的手枪竟然丢失了。

枪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旦落入犯罪分子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会拿着枪去杀人、抢劫，甚至抢银行。于是，“3·20”案件没人破了，转而破刑警枪支丢失的案件。

领导这个时候又想起了纪刚，让他赶快从外地的工作组撤回来，组织这个案件的侦破。此刻，他刚刚接手这个案件，正在熟悉案情，还不知道从何下手。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唐力被抢劫被杀害的恶性案件，唐力的老母亲也因为儿子的意外离开了人世。

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喂，有电话了……”这是纪刚手机来电时发出的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呼唤接电话的声音。纪刚接了手机，是公安局总值班室打来的，让他立即赶到郑州车站。一群犯罪分子在阿拉山开往蓬莱的 T178 次列车上结伙抢劫，四名旅客受害，其中一名被刺伤，犯罪分子在郑州车站下车逃窜。四名受害人慑于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坚决要求在郑州车站下车，再也不坐这趟列车了，要求警察保护。

案情紧急！

纪刚刚合上手机，小郭的警车已经在他旁边停下。他跳上车，两人火速赶往郑州车站。

四名受害人正在郑州车站公安段公安值勤室接受询问，其中三个女学生边叙述被抢经过边哭泣，她们浑身打着哆嗦；受伤的是一名男旅客，叫康五生，他的胳膊在与犯罪分子搏斗时被砍了一刀，流了很多血，让他去医院，他害怕不去，坚决不离公安室半步。没办法，只好让车站医务室的大夫来给他作了包扎处理。后来得知，唐五生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母亲怀他时没有足月就生下了他，人们夸张地说是“五月怀胎”，五生由此得名。康五生虽然个头一米七

一，但瘦弱得像个虾米，走路有点哈腰。

案情很快就弄清楚了：

4月23日下午，康五生从甘肃省境内的甘洵车站登上阿拉山开往蓬莱的T178次列车。

列车走过宝鸡，走过潼关，走过三门峡，向郑州开去。

七号卧铺车厢内，年轻的生意人康五生早已和上下左右的几个铺位上的年轻人都闹熟了。上铺和中铺的三个女孩是到上海参加计算机培训的，唧唧喳喳地正在嬉闹。她们喊人打牌，建议大家打“斗地主”，这在甘肃一带是一种很流行的扑克牌游戏，人多了打起来才有意思，可是没有人积极响应。

康五生想打又不敢打，心里想着自己的事儿。

不久前，康五生那十来个人的小印刷厂眼看要死定，突然一笔大买卖从天而降，砸得他有点小晕。花两万元先到上海把胶印机买回来，康五生就可以做印刷教辅书的生意，起死回生了。东拼西凑的两万块钱现在就捆在他的腿上……临走时母亲交待，千万小心。是的，千万小心，不能马虎。因为他知道，这钱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过道边端坐着一个三十岁多岁的中年男人，瘦瘦的，高高的，衣着整齐体面，面色白净，戴一副金丝眼镜，很有绅士风度。从上车到现在，没听他说过一句话，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厚厚的《犯罪心理学》。姑娘们喊他打牌，他很客气地用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她们自己不会。

和他一起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伴，二十五六岁，淡淡的妆，整个人白皙透亮，戴着莎弧眼镜，更显出与众不同的俏丽清秀。此时她正站在车厢的连接处，双手抱臂胸前，神情怡然地看着窗外。她沉思的样子很动人，不时优雅地抬起

手腕看表，好像在等待某一重要时刻的到来，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出成熟女性的迷人风韵。

姑娘们喊她打牌，她优雅地说：“对不起，我不会。”

康五生操心身上带着的两万元现金，不想凑这个热闹，但经不住三个女孩子死拉硬劝，只好加入了打牌的行列。人在打牌，眼睛不时四下瞅一瞅，手也不时地摸一摸绑在腿上的那两万块钱。姑娘们问他摸啥，他诡秘地一笑。

那个戴眼镜的绅士和那个俏丽佳人冲着康五生和姑娘们甜甜地一笑。

康五生的脑海里闪过一丝阴影。他说不上来这是为什么，总之是很不好的预感。他很相信自己的第六感觉，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千万别出什么事。

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旅客，还有三个年轻人躺在铺位上睡觉，从上车到现在他们一句话也没说。一个理着短头发，身上的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一个瘦的，扎一条红色领带；还有一个白白的胖胖的，理着时髦的短寸头。

夜幕早已降临，康五生看了看表，快10点了。他说感觉困了，不想打了，想睡觉。他摸了摸腿肚，钱还在，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大家虽然意犹未尽，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散开睡觉。直接爬到上铺，康五生哪敢深睡。人家都说火车上有车匪路霸，确实是这样。上个月，邻居家的老三在火车上被抢走了三千多块钱，等乘警来了，小偷也跳窗跑了。我这两万块钱可不能有个闪失，若要有个闪失……他不禁打了个寒颤，但他转念一想，不会……肯定不会！他安慰着自己，这是卧铺车厢，自己还是上铺，不至于。

康五生和中铺的姑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天南海北，国际国内，聊着聊着就睡着了。

突然，细碎的脚步声把他从昏沉中惊醒。他一惊，立马坐起来。一摸腿肚，不好！钱丢了！他看见有几个人快步向门口走去，已经走到了车厢连接处。他马上意识到是这几个人偷的，急忙追上去喊道：“往哪里跑！”伸手抓住了走在最后的那个戴眼镜的“绅士”的衣服。

走在前面的三个家伙回过身来，横在他面前。一个家伙拔出刀来，让康五生松开手。康五生不松，于是一刀向康五生砍来。康五生抬起右手一挡，刀砍在他的胳膊上。顿时，鲜血流了出来。

他看见砍他的的是一个胳膊上长着疙瘩肉的家伙。

三个女学生也醒了，她们的钱也被盗了，一共一万七，还有两部手机。

郑州车站到了，歹徒们用自制的钥匙打开车厢背面的门，扬长而去。

四名受害人叙述的画面，在纪刚的脑子里清晰地呈现出来，三个不说话的男人和戴眼镜的“学者”，还有那个漂亮的女人就是作案分子无疑，很多案件现场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3·20”挟持绑架乘警案件的现场，就有这三个人参加：第一个是身上长着疙瘩肉的家伙；第二个是清秀一点的，扎一条红色领带；还有一个是白白的胖胖的，留着时髦的短寸头。另外这一男一女也在案件现场，他们也是很少说话。有绅士风度的那个家伙，也是戴一副金丝镜，拿一本书在看。

纪刚把四名受害人领到刑警支队刑事犯罪情报资料中心，这里有根据“3·20”案件受害人描述而为八名作案分子画的像。经过辨认，果然，八个嫌疑人的画像中，有五个与今天的作案分子相似。

今天的血案再次证实了纪刚这一时期一直在脑子里形成的一个判断：

在中国铁路干线的旅客列车上，有一伙专门盗窃旅客钱财的流窜惯犯，亡命车匪。他们能偷则偷，能抢则抢，猖狂至极，无恶不作。

很可能，这就是自称为“南下铁道袭击队”的那帮匪徒。

“南下铁道袭击队”的首领绰号叫“胖哥”。

可是从目前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来看，并没有身材很胖的人。

是不是“南下铁道袭击队”呢？

“胖哥”是谁呢？

2

灯光渐次亮了起来，昏黄色的街灯下，忙忙碌碌的人流逐渐稀少，整个城市由喧嚣转为安静。

“南下铁道袭击队”正在郑州市一家四星级涉外酒店召开表彰大会。

金碧辉煌的会议室里，豪华的吊灯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胡立勇、吴涛、杨春光、小五、丁亚军、何保奎、二狗、懒毛、田鸡、盛福、贾峰、李川江等人分双层围坐在圆形会议桌周围，个个都是一副斯文样，气氛亲切而又温馨。

首席位置上，并排坐着笑容可掬的俞森和常丽，他们面前放着五十多个小红包，很是抢眼。

今年三十五岁的俞森，中等身材，面容清癯，剑眉下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极具威慑力。数年来，俞森带着他的弟兄

们南征北战，四处作案，队伍在一天天壮大，这个原来松散的纠合犯罪集团越来越正规，越来越严格了。由于大部分是东北人，又是南下作案，故称之为“南下铁道袭击队”。俞森是老大，当然也就是当之无愧的“司令”了。他让兄弟们都叫他“胖哥”。实际上他并不胖，甚至还有点儿瘦，这样叫，人们不会把“胖哥”和他画等号。

此时的俞森，手里拿着把象牙梳子，慢条斯理地整理着黑亮的头发，脸上露出心怡的笑意。

常丽是俞森最钟爱的女人，自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一直跟随俞森。常丽天生丽质，长年在外风里来雨里走，丝毫没有影响她娇美的容颜和窈窕的身材，白皙的脸上没斑没点儿，一头美丽的秀发瀑布般挂在肩头，文静而高雅。常丽的智商是一流的，在南袭队里素有“军师”之称。

俞森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围着圆桌边走边说：“弟兄们，这段时间，大家在各自的线儿上连连出击，打了几个漂亮仗，而且战果辉煌，为了表彰弟兄们的丰功伟绩，我和常小姐商量，每人发给奖金五万元。”

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人吹起了口哨，这正是俞森和常丽所期待的。

常丽站起来，亲自给每个人发红包。常丽真是个好女人，怪不得俞森手下的每一个弟兄都很喜欢她。虽然在他们做了错事的时候，她曾经严厉地收拾过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嫉恨她。你看，她在每个人的红包上都写了一段娟秀的文字。给胡立勇写的是“好兄弟，你真能干”；给杨春光写的是“春光，年轻真好。我和胖哥都很喜欢你”；给吴涛写的是“阿涛，你的安全对我们很重要”。

这三个人，都是“南下铁道袭击队”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年打天下时，他们都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俞森对他们关爱倍加，把他们当作亲兄弟。虽然在每一次作案时，俞森都是独往独来，从不当着他们的面下手，偶尔在现场也不说一句话，弟兄们暗地里都说他是“吃独食”的。但是，遇到什么事情，特别是有什么好事，俞森总是先想到大家，更是先想到这三个和他情同手足的弟兄。

俞森很看不起中国历史上那些狠心的政治家，打江山的时候，大家横刀立马，出生入死，肝胆相照。坐江山的时候，却翻脸不认人，先拿这些功臣们开刀，怕的是他们抢占自己的宝座。俞森不是这样，所以俞森倍受弟兄们推崇，没有一个弟兄不听他的，更没有一个人背着他另搞一套。

弟兄们推崇、尊敬甚至崇拜俞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位正在给大家发红包的美丽而又足智多谋的常丽。大家从来没有喊过她的名字，都亲切地喊她“姐”。好一个“姐”字，这里包含了常丽的善良、宽容、慈爱和大家对她的敬重。生活里，弟兄们都喜欢和她接近，谁和谁有一点儿不快，也喜欢找她诉说，听她娓娓道来的训戒。

俞森平时对弟兄们很好，不是表面的，是心里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到了事情上，他的脾气常常很大，甚至暴跳如雷。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姐”出来圆场，几句话就烟消云散。常丽走到胡立勇面前，双手把红包递给他，胡立勇急忙站起来。今年二十六岁的胡立勇是哈尔滨市人，他有着迷人的身段，虽然是单眼皮，但却写满了温情，加上他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打着枣红色的领带，好一个帅哥！

常丽笑着夸赞道：“好漂亮啊，小勇。”

胡立勇接过红包，规规矩矩地给常丽敬了个军礼：“谢了，姐！”真不愧是当过兵的，这个军礼这么标准。